

君平街的老屋

□朱娜

小时候,我跟外公外婆一起在成都生活,住在君平街上一间临街老屋里。

房屋虽有两层,但面积不大,50多平方米,住着很多人,父母以及小舅、小姨一家回来休假、老家来人,都在此落脚。外公发挥所长,在两层中间隔出一层,可即便如此,无论怎样看,屋里都满满当当的。摆下一众家什,除去必需生活空间后,几无闲地,无处搁置的杂物只好堆上柜子、塞进床下、挂在墙上。

那时的我,从未奢想拥有自己的房间,有一张不被打扰的床铺就已心满意足。大人们总会在亲戚到来后临时调整铺位,安排来人与我同睡某张床,丝毫察觉不出我的不情愿。好在凡事有两面,少时这段颇为郁闷的经历,让我练就了超强睡功,从小到大,睡觉几乎不受换床、光线和声音的干扰。

局促环境下,对家人的观察细致清晰,不经意就在脑海中记下某个瞬间。夏天落日余晖赖着不走的傍晚,外公同我们几个孙儿孙女围坐一起,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,他一字不落地背诵半个世纪前在私塾学的《木兰辞》: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,唯闻女叹息……”目光炯炯,

语调抑扬顿挫,做回了那个渴望知识的小小读书郎。

夜深人静,忙碌一天的外婆还没休息,坐在小凳上用力擦去膝头那双红皮鞋的污渍,一心只为父母不在身边的我保持与其他孩子同样的干净体面。父亲即使休假回来,也经常坐在阁楼书桌前写材料,时而停笔深思,时而奋笔疾书。如今想起来,这正是一个农家子弟从贫瘠农村到繁华城市的奋斗缩影。

老屋是热闹的,不仅三代同堂人多,木质的墙让隔壁的声音也可轻易穿墙入耳。左边是独居的张婆婆,她是旧时小学教员,一头银发一丝不乱,衣着整洁,声轻语慢,偶尔听到她同前来探望的儿女交谈几句。

这头清静衬出另一边的热闹。杨爷爷的儿媳光树说话嗓门大,上下楼梯咚咚作响,在外打牌输了回家,准会抱怨杨爷爷把名字给他取“拐”了(“光树”谐音“光输”)。每次听见,我们都忍不住偷笑。

上世纪90年代,这个城市的居民开始使用液化气。勤俭持家的外婆还是爱用柴灶做饭,在灶上那口又深又黑的大铁锅里,为我们做青椒肉丝、糖醋排骨、回锅肉、韭菜豆腐干等独具

“外婆味道”的菜肴。

读初中的我胃口极好,回到家就把她留在桌上的饭菜混在一起,风卷残云吃个精光。柴灶本身也出产美食,在炉灰里埋上红薯、土豆,数着时间刨出来,两手掰开,伴着升腾的香气,露出橘红淡黄软湿诱人的芯子,即使烫嘴也要咬一口解馋。

住老屋离天近,推开二楼的窗户,对面连片灰瓦上是无尽的天空,白、灰、青、靛青、浅蓝、湛蓝……肆意转换。晨曦日落挂上片缕淡黄、灿金、绯红霞光,旖旎天色尽入“画框”。凉风习习的夏夜,面窗独坐,痴望着若隐若现、似动非动的团云入神,人在心却早已飞向无边天幕。

那时的雨比现在多,绵雨一下两三天,细密轻柔落下,给整条街罩上一层纱幔。雨下大了,顺着屋檐落下,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站在街沿上望天接雨,雨水汇集在掌心,合掌又从指缝消失不见。紧挨着屋后的隔壁长着一棵芭蕉树,宽长茵绿的叶子杵在玻璃窗上留下几道墨黑的影子。下雨时,雨水打在叶子上滴答作响,听着听着心就静了下来。

我们后来搬了几次家,居住环境越来越宽敞舒适。可打开记忆闸门的刹那,首先想起的,还是住在老屋的那些时光。

母亲的路

□李燕妮

那是2007年,我的家乡平静、安详,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小角落。爷爷病了,母亲管着偌大一个家,我知道她很辛苦。

在那一大段时间里,她的脾气阴晴不定,常常大笑后又突然低沉下来,然后骂我一顿,每次都有由头,或是说我把刚换的衣服弄脏了,或是说看见我偷吃爷爷的营养品。等我哭完了,她也平复下来,顿生悔意,坐在板凳上把我抱在怀里哄,轻声问我是不是委屈,是不是怪妈妈。她那么温柔,怜惜的目光柔柔地落在我挂满泪珠的脸上,向我道歉。

我曾一度以为我的学习成绩才是满足母亲要求的最好凭证,奶奶对她的评价总是“掐尖要强”,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处于一种近乎敌对的状态,陷入无休止的争吵。后来,我高考失利,成了他们嘴里的“失败者”。我把自己隐匿在过往的岁月里,

祈求那些时间碎片的夹缝能给我一丝喘息的机会。

录取我的大学离家有5个小时的车程。开学那晚,我透过窗外的月光,能隐隐看到母亲满面的泪渍,但我竟然无比安心。我们靠得很近,我隔着毛衣感受到母亲的体温,可以趁机撒娇赖在她怀里,享受母亲一下下地轻揉。

离别,在母亲那里,总是最看重的事,好像只有这样,才会无法挽回的都可以弥补,都可以搁置。我也体谅了她对我的严格,或者说是严苛。她抱着我,我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着。其实,我们一直相互依靠着,只是我不知道,现在知道了,却好像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我慢慢回忆起过往,和母亲相处的画面很少,她总是一会儿很好,一会儿很不好。谈不上谁有错,我想,这些也并不总是带来不好的事。

那些独自度过的夜晚,在记忆里

形成无数团模糊的阴影,我最怀念的也是这样的阴影。往后那些清晰的时光都太空洞了,像亮堂堂的光打在幕布上,总是没有一团浅灰色的阴影晕染出的柔光让人踏实,似乎那些混沌的年月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。它留在我心上,母亲也曾努力给我编织一个厚实却绵柔的茧,好多时候,我真真正正被她的爱意包裹在里面。

似乎童年时的一切都可以被自然而然地接受。我那时好小好小,来到这个世界,用掌心丈量它的尺度,坦然接受着世间的一切。

我想起来了,我长大后,母亲说老房子出楼道的那条通道只有两米宽,在周围凹凸不平的墙壁上,那些开锁与出租房子的广告脏兮兮,狭窄得容不得两人并排走过。

但那样又黑又长的路呵,我平平安安地走过来了。我想,母亲也一样。

遇见

□贾志英

吗?前一晚风大,它会怎样?

第二天,早早去医院,急急地想要看到它。它还在那里,只是稍微弯了腰。我扶正它纤柔的身躯,舒了一口气。简媜说:“人不如一株草,无所求地萌发,无所怨悔地凋萎。”我说不出一棵草的真实想法,就是想尽可能地靠近,借此也给自己一个慰藉。

那晚下班,在回家的路上,路过公园,微风来袭,上弦月清微,疲惫顿消大半,索性缓步徐行,感受这难得的安宁。曲径的转角处,几株凌霄花依墙蔓延,倾泄一墙的温温婉婉。橙色的花挂满铁栅栏,有心的园艺工人把它们修剪成拱形门的形状,枝蔓在月色里摇曳,沉稳气质里透着倔强和冷峻,夜色亦落满花瓣花蕊茎叶的脉络上,“藤花之可敬者,莫若凌霄。”清人李渔如是说。

风从屋顶、树梢、堆满花香的栅栏相约而来,穿林过叶,低眉的树影和它们交头接耳,又增加了一层馥郁的美,倏忽惊醒一朵独自走散的凌霄花,“花香花落香满天。”

医院草坪长着各种小草,密密茸茸的,甚是可爱,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想来它们都是有名有姓的生灵,只不过我整日忙碌于日落月升中,无暇顾及它们的出生和去处而已。

看见它,是在一个黄昏。细细的秆,几片叶子牵拉着,但芯还是嫩嫩的,纤纤柔柔的。它在热风中摇摆,扭动着小小的身躯,丝毫没有抱怨。那一刻,我在想,它在这生活了多久?它那么弱小,来来往往的人们会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?

我突然在意起一株草来,不知道它会不会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?这样一正一反地想,倒成了一件趣事。看它努力生长,不禁生出许多怜爱之意,每每路过,就会拿饮料瓶给它浇点水。

“草,你要好好地长啊!”刘亮程给他的草说,我也这样嘱咐我的小草。

处暑后几日,下了一场雨。那场雨来的时候,我疲惫得不肯睁眼,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,我在好好享受这上天的恩赐。在这种舒适里,自顾自地享受清风,被我遗忘了的那株草,还好

仙人指路

□墨鱼粑粑

那年去黄山,看见一处怪石形似仙人,屹立峰巅,为游客指引道路,此石名叫“仙人指路石”。“仙人指路石”盛名在外,是因为它契入了很深的哲学思维:寓意着我们在人生路上,如果能得到“仙人”指引,最终将事半功倍地到达胜境。

我虽然没有“仙人”的预见能力,更不能为他人指点迷津,但这么多年来,助人一程的想法还是扎进了骨髓。生活在陌生的都市,街道纵横、星光交错,时常让人犯迷糊。因此,问路和指路成了我的生活常态。

我住在城市东北的城郊结合部,那里还没通地铁,从市中心上完班回家,常常得先坐一段地铁,再换乘公交。那天下班,浓浓的夜色正徐徐地关上这座城市的大门。我从地铁站出来,星星点点的街灯像眼睛一眨一眨地支撑着疲惫了一天的城市。

我在等待换乘的公交车。这时,一位80多岁的大婆过来问我:“到石羊客运站的99路公交车收班没有?”于我而言,我也不是这个陌生城市的主人,对公交车线路并不熟悉。我急忙转身来到站台上的公交车路线牌前,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,压根儿就没有99路车呀!

我对太婆说,从动物园地铁站到石羊客运站,一个在城北三环,一个在城南三环,穿城而过,还是坐地铁方便些。太婆口齿不太清楚,耳朵也不太灵,我费了好大力气才算听明白。原来,太婆不识字,不知道怎样坐地铁,以前和老伴就是在这里坐的99路公交车,直达石羊客运站。

我不知道太婆的老伴去哪儿了,但帮帮她可是我的举手之劳。我连忙打开手机地图查看99路公交车信息,终点确实是石羊公交站,但起点却在城中心锣鼓巷。我告诉太婆,可能是公交线路调整了,如果要坐公交车的话,要先坐K19路公交车,然后在双桥子南站换乘K16路公交车。我叮嘱太婆,一定记到要在双桥子南站换乘哟。

在慢慢降临的夜幕中,太婆走了,我换乘的公交车也来了。当登上公交车的那一刹那,我就后悔了,太婆年岁高,听力下降,又不识字,独自在夜幕下,还得走并不熟悉的线路换乘。天啦,我怎么就没想到花几十元钱给太婆打个滴滴呢!那一晚,自责、担心、惭愧的情绪揉成一团,整整煎熬了我一夜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又在动物园地铁站等候公交车。无意间,我看见公交车路线指示牌上方的电子屏在滚动播放站点信息,99路公交车赫然在列。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指示牌上的文字版线路图,确实没有标注99路公交车。天啦,难怪太婆说以前和老伴就是在这里乘的99路公交车。

仙人指路,我却给太婆指了一条“神仙”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不知道那一夜、那一路,孤独的大婆是怎么度过的。太婆有老伴陪伴的时候,她的心靠在了可以信赖的老伴身上,靠在了熟悉的99路公交车上,那时的太婆是安全、轻松、幸福而且不需要操心的。如今,没有老伴在身边,难道一出门就被陌生的信任捉弄?

惟愿太婆一直好好的,因为我那裹满自责和忏悔的心根本不敢往坏处想。